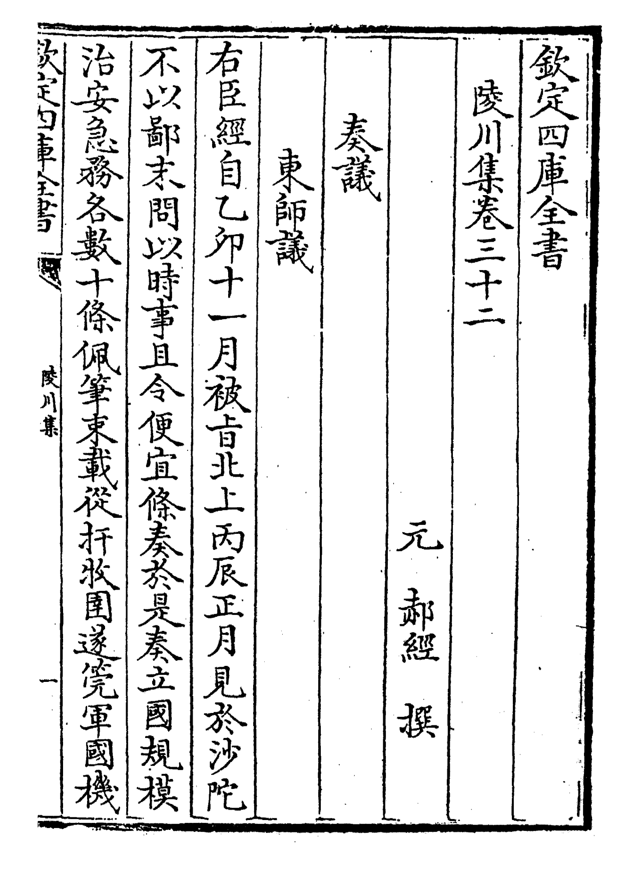


集部



陵川集卷三十二

元　郝經　撰

奏議

東師議

右臣經自乙卯十一月被旨北上丙辰正月見於沙陀不以鄙末問以時事且令便宜條奏於是奏立國規模治安急務各數十條佩筆束載從扦牧圉遂究軍國機

務同諸執政奏事凡出師利害未嘗不反復備言及令論定植齋奏議乃為七道議七八千言愚瞽知識亦已罄竭近奉命宣撫江淮以先啟行又令有軍旅利害具文字遣使來上竊惟大軍已出不能中止向所論奏皆為無用從驛騎而適遠望君門而日切汲黯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蓋激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彼有重於此也故國家此舉所繫重甚存亡安危於是乎在既不能善其始必當為全其終故不敢謹默復為東師議

一篇俾權府官武濟乘驛上進俾諸執政番譯聞奏議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於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以遂則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斡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躙轢諸夷奄征西海有天下十分之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

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可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徼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宋之取唐皆經營比佽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為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屠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

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鋭以力則强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茍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綱條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為輔相起英特為將帥選賢能為任使鳩智計為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内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於襄

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為正兵自漢中至於大理輕兵捷出批吭抵脅以為竒兵師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内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為乃於間歲遽為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强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

里不貳得兵家之說道而長於用奇自會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陜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為斡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為擣虛之計自西和逕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為示遠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徼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萬乘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

軒豁天地大極于遐徼之土細窮于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掩其耳齧其臍而蔽其目如是而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以投瓦石也可不惜哉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于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阸以重險薦阻迂以危途繚逕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于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

為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力冒無限之險雖有奇
謀秘畧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
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熱之
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强弩之末不能射魯
縞者也為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
兩師既搆猝不可解如兩虎相猝入於巖阻見之者辟
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
國以幷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大王殿下宜遣人稟明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為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而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盡吾東師重愼詳審不為躁輕飄忽為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為竒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别為一軍為帳下

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為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為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曹不知兵雖名為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蔽郡邑犬牙相制為屯戍之卒推擇單弱兇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為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為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綴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為之行彼善于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

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為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亟肆以疲多方以誤以斃其力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絶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松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鋭盡在兩淮江面濶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

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鋭一處崩壊則望風皆
潰肱髀不續外内限絶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
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為我乘是兵家
所謂辟堅攻瑕辟實擊虚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
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
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
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
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為梁水陸濟師以輕

兵掇襄陽絶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横潰潭湘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鋭氣并成取荆山駕淮為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于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於舒和西及於蘄黄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

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蹯亘蹈跨長淮憐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度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

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敵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勢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徼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為徼倖之舉乎況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内無禍釁東西南

非輸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强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昔秦王問王翦以代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六十萬而後舉楚葢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無頼崛起之人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盛全之力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

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戍遷延進退不可及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為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萑悪懐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内空虚易為揺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復致論謂不在于已然而在于未然者此也易曰豐其屋蔀

其家闃其戶闃其無人方今之勢也挽回元氣收其放心守約實內以建皇極實惟殿下之事區區瞽言妄爲干冒無任戰懼之至謹議

班師議

右臣經奉命與諸執政會議聽書記帳中所有陳說巳令身毒和者斯譯奏退而復恐未盡欲更陳說瘦癘大作不能登山以爲今日速當退師歸定大事故作班師議以覼縷前後陳說議曰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

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於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于是乎衰不足以為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

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𨍏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為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為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為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率以龍德而

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于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龍德為右文復古之賢主亦其次也彼憑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大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共惟大王殿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發强剛毅足以有斷

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令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蒙哥罕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為

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使遍告諸師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於江濵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乗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為金兀术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

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後戍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日月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遷延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鬬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露江西之兵盡集龍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于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濼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

浙擣其心腹閧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為活城内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空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建穭突過滸黄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毁其墳墓三百里

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践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爾然令日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

省肱髀相依在于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絶旭列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覬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

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弗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祗有
許和而歸爾復何俟乎願大王殿下以祖宗為念以社
稷為念以天下生靈為念奮發乾剛不為需下斷然班
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
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
騎歸渡淮乘驛直造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氷
釋瓦解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舁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
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

兆戍都西凉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名真金太子鎮
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寳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
桑榆以退為進以亡為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
之悔矣十一月二日臣經昧死上進

立政議

臣經言前歲從扞收園至于武昌聞先皇帝上僊以為
天命歷數在于陛下至治可期于是欲有所言而遽旋
旆臣經亦以負薪之憂道路匍匐今年三月始達順天

而陛下應天飛龍詔令使宋倉卒入對陛辭而出和者斯傳聖旨令條奏當今宜行事理倚馬起草便宜新政畀仲謙和者斯等使譯奏所欲言者猶有未盡今既渡淮入宋引領北望顧瞻魏闕每為自誦有君如此可遂無言乎于是作立政議雖尸祝代庖極為僭越有所不計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德澤加于人令聞施于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茍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茍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

者也于天下何有有志于天下者不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貴以為己所當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敝窳殘缺甚則至于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敝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于天下者則

為之倡率其羣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

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

以積而豊可以餍而飫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

榮而享夫天下彼志得意滿茍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

而不見器之殘缺梁揹垂涎放飯流歠始則愒然終則

哆然既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復

至也至于神器之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羣

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紀綱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

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為之修完則小康大為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為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于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于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于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

六七作于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于三國則曰昭烈一帝于晉則曰孝武一帝于元魏則曰孝文一帝于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于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于後周則曰世宗一帝于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于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烺不辱于君人之名有功于天下甚大有德于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

于盡亡天下不至于皆爲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于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于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于千載之下豈不爲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斁彞倫毒海内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蔽甘爲庸懦者可爲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

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
日益憊也葢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
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為旣并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
勢大張兵力崛阜民物稠夥大有為之時也茍于是時
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
之舉也而不為于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
亡都邑廢則宫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
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材賦廢則國用

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銳跨淩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慴服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為相定稅賦立造作榷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宮闈違豫之際恣為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既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援進宵人畀之以政相與割剝天

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兖轉十有餘年生民顒顒莫不引領望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寳位皆以為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徭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為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今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畧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其緒餘土苴萬

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為振滌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為使天下後世以為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制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燦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為賢君王通修元經即

與為正統是可以為鑒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取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為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為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為鑒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

惟皇帝陛下睿稟仁慈天錫智勇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為治而為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為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為茍且一時之計奮揚乾綱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阼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斂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蘖扳附姦邪更

相援引比次以進若不辨之于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為之姿據有為之位乘有為之勢而不為有為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為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惟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為之志而不辨姦邪于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為葢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于早而拒之

皆墮其器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温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温公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況于人乎方今之勢在于卓然有為斷之而已去舊汙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綰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為難而不為毋以為易而不

足為投幾挈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毋累于宵人不惑于羣言兼聽俯納責若一代號為英主臣之願也臣草茅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日以隔越迫於事幾故不辟斧鉞冒觸神威庶姦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中統元年八月附報入宋奏目上進

河東罪言

竊聞天所畀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畀與而弗之應是謂棄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

敢忽而不治非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兆有天下五十餘年包括綿長亘數萬里尺箠所及莫不臣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未盡應人之所望者未盡允也比年以來關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治者河東河陽為尤甚近歲河陽三城亦在湔濯分裂頓滯者獨河東而已夫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夷夏瞰臨中原古稱冀州天府南面以涖天下而上黨號稱天下之脊故堯舜

禹三聖更帝迭王互為都邑以固鼎命以臨諸侯為至治之極降及叔世五伯迭興晉獨為諸侯盟主百有餘年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李唐後唐石晉劉漢皆由此以立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州之冠也可使分裂頓滯極于困弊反居九州之下乎竊惟國家封建制度不獨私强本榦與親賢共享示以大公既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殷周諸侯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専制本道如唐藩鎮又使諸侯分食漢地諸道

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焉尊卑相維强弱相制與衆共有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井井如農夫之畔分擬公賦使為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為失也平陽一道隷拔都大王又兼真定河間道内鼓城等五處以屬籍最尊故分土獨大戸數特多使如諸道秖納十戸四斤絲一戸包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舊而王賦皆使貢金不用銀絹雜色是以獨困于諸道河東土産菜多于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

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損價直貿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吏質而一道課銀獨高天下造為器皿萬里輸獻則亦不負王府也又必使貢黄金始白銀十折再則十五折復再至二十三十折至白銀二兩得黄金一錢自賣布至于得白銀又至于得黄金十倍其費空筐篚之紡績盡妻女之敘劃猶未充數榜掠械繫不勝苦楚不敢逃命則已極矣今王府又將一道細分使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為五七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

者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分王王子諸侯各衣食官
吏而不足況自貢金之外又誅求無藝乎於是轉徙逃
散帝王之都邑豪傑之淵藪禮樂之風土富豪之人民
荒空蕪沒盡爲窮山餓水而人自相食始則視諸道爲
獨尊乃今困弊之最也國家血戰數十年以有此土何
獨加意于陜右河南及河陽置河東而不問坐視其顛
連宛轉而不恤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是天畀此中土之
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哉願下一明詔約束王府罷其

貢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選明幹通直者為之總統俾持其綱維一其號令輕歛薄賦以養民力簡靜不繁以安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明賞罰以奠黜陟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立廉恥則分裂者一頓滯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樞可以風四方而動天下克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畀之也經本澤人旅食他方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敝廬故願治之心比之他人為尤急天庭遼邈漫為瞻膽

太行山色黯然凋瘁引領翹首望之而已居位操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意乎此非布衣所當言故援引杜牧之例名曰罪言干冒鈇鉞謹附使者以聞布衣陵川郝經言

便宜新政

臣經言臣昨承和者思得聖旨令臣條奏當今急務付執政聞奏者臣謹裁新政便宜十六事上進不勝惶恐戰越之至條例如左一大有為以定基統自古帝王之

興莫不以有為而後可以無為故舜去四凶格有苗成王伐三監誅管蔡而後致無為垂衣之治刑措頌聲之美宋太祖初即位未有以厭人心趙普曰陛下新登寶位必光耀神武有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於是親平三叛海内以寧今日之勢不可謂無事政大有為之時也當大起師徒以討不庭明其逆順使天下知所嚮如因仍苟且為人所先則釁亂一生不可猝定矣二嚴備禦以防不虞國家以雄武自勝故歷朝踈于備禦今

日之事尤非前日當宼會軍旅嚴為之備以待不虞且即位之初兵衛不徹警也昔周康王即位當無事之時齊侯以虎賁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先皇帝有備昔刺木無備故掩而取之至于他日無虞京師宿衛之兵亦當留數萬况非平日之勢乎三定都邑以示形勢今日於此建都固勝前日猶不若都燕之愈也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涖天下和林置一司分鎮禦根本北京豐靖各置一司分以為二輔京

兆南京各置一司分以為藩屏夫燕雲王者之都一日緩急便可得萬衆雖有不虞不敢越關嶺踰諸司而出也形勢既定本根既固則太平可期四置省部以一紀綱令之執政各各奏事莫相統一皆令陛下親决雖聖明有餘亦不能處置皆當故姦人得以營惑自私若省部既立名分既定大總其綱小持其要天下事雖衆猶無事也五建監司以治諸侯諸鎮諸侯各握兵民不可猝罷當置監司以收其權制其所為則兵民息肩而政

可立矣六誅兇渠以示勸懲從來亂政害民之人須誅其尤者不然則懼死逃去必為國生事七親諸王以庇本根諸王既共推戴當加之以恩而勸之以義使尊榮過於前日則可八行寛政以結人心從來宿弊可為盪滌至於今歲絲線包銀宜分數減免一切逋負皆蠲除之九赦罪戾以去舊汙自來新君即位必赦天下且令西北疑阻人情反側諸路打算重為紛擾宜行大赦并罷打算以慰安元元十罷冗官以寛民力諸州縣管民

官員數可為限定小處可合并如樂人打捕鷹房諸科目名色官吏皆合罷歸分付管民官諸色匠人頭目尤多有管三五戸者亦稱總管帶金牌皆合罷去只一路立一頭目總領造作天下百姓及匠人只養官吏亦不能也此最為急務如罷去此等好家門戸計補添軍民氣力為益甚大十一總錢數以濟國用天下差發宣課交鈔諸色糧可置一大司分以總之無入諸路手不令買撲則所得皆可為國家用罷諸路宣課鹽鐵官冗員

罷常平倉雖曰常平倉實未嘗有益於民但養無用官吏數千百人十二減吏員以哀良民諸路及州縣吏員不限數目把持官府結為黨與苦刻良民縱横為害合明降一詔旨大小州縣限員數必令保舉尤汚暴者重罪而黜之十三堅凝果斷以成中興王者初政莫不鋭意往往不能自堅鮮克有終必凝天衷奮乾剛羣議不能移斷然必行而莫之沮故能保大定功漢元帝以優游不斷卒亡漢祚唐憲宗以果斷破蔡中興此其效也

十四擴充誠明以絶猜狙夫逆詐億不信聖人所譏推誠待物王者之明也一切小數以干聖聽者皆宜罷絶十五明賞罰以定功過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善治天子無他職事只分别君子小人定其功過而賞罰之此其職也十六定儲貳以塞亂階國家數朝代立之際皆仰推戴啟近世以來幾致於亂不早定儲貳之失也若儲貳早定上下無所覬覦則一日莫敢爭者且使朝夕視膳或出而撫軍守而監國練達政事此

盛事也庚申年四月十七日臣經上進

備禦奏目

臣經言臣初離闕廷未知朝廷用兵次第雖條奏新政不敢遽言但舉備預大畧一條而已今聞西北阻命朝廷處置自遼東至於豐靖以及河西其關隘備禦必無缺綻未知西域回鶻諸國及土波大理繞出西南嘗為備禦否其土地廣遠兵力豪勁且其酋長多變詐懼乘虛作變與西北連衡遏截旭烈大王在所蟻聚轉相營

惑使有反顧之憂又西蜀兩川新集或為揺蕩便有意外之變宜遣一大官知兵者選集回鶻諸國王波大理一帶軍馬於好水草險要處駐劄與關西宣撫司肱髀相應是斷西北右臂且張聲勢以接應旭烈大王軍馬則國勢日張西北日沮諸國不敢覬覦兩川得以倚重如不為備或有透漏則數千騎可以突出關西河南無結草之拒中原震動矣臣又竊見江上退師以來宋人頗有輕中國之心葢彼瘡痍未完不敢窺伺然國家不

可不為之備四川河南京東山東當置四總帥四川自成都至興元接上均州置一帥河南自唐鄧至陳潁置一帥京東自睢亳至宿泗置一帥山東自邳徐沂海并東北海口置一帥於陝西河南酌中處置一大行臺總統東西以壯國家藩垣便使宋人請和邊備亦當如此臣愚微爝火之見不敢自蔽且即入宋不勝戀闕故又及此伏取聖裁中統元年六月七日上進

陵川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陵川集卷三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錄監生臣陳韶

陵川集卷三十五

元　郝經　撰

碑文

唐帝廟碑

道本於皇成於帝降於王終於霸歷數之運會帝王之統紀在焉孔子贊易自伏羲至堯而止黄帝以下不論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言生民之

道至堯而後大備始並乾坤而為三則堯為皇之終及其定書斷自堯典高辛以上不論則堯為帝之首於是帝堯上兼皇帝下冠王霸獨出乎震而其仁如天也故揚雄謂法始乎宓犧而成乎堯匪宓匪堯禮義悄悄蓋三皇以來少昊顓頊非不神聖而堯之在位舜相者二十有八載以聖相聖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治歷象以成天平水土以成地教人倫以成人賞均刑罰以成典去凶庸善以成政然後以天下授舜以德為位公天下之

端自是始而命之以中傳其心法以道爲統立民之極亦自是始故爲帝者之宗一降而王又一降而霸而後德衰故德莫盛於帝帝莫盛於堯宜乎配天而食也自三代以來載在祀典世封其後以崇明祀後世帝王其德弗逮於王有愧於霸而兼皇帝之號往往崇飾淫昏以爲大祀而帝之祀闕然不舉漢氏自以爲堯帝之苗裔而廟不及焉則亦忘其祖矣唐高祖以内禪法堯號爲神堯稱其代曰唐而亦未嘗享於帝立廟乃推皐陶

老子為帝以本所出則亦虛其號矣於是陶唐之祀忽諸後之不建而神之主矣近世惟平陽故帝都有廟存焉中山之永平帝之所生故有廟焉而今則弗存按地志伊祈山堯母所居葬於慶都曰慶都陵又曰望都山一曰靈都山又曰望都堯母之名也故以名山今中山之永平之西水出伊祈口越蒲陰為祈水而州曰祈永平之南有故城曰堯城故有廟有碑言堯生於此永平之東有縣曰慶都而無山永平之西有縣曰唐有碑言

堯初封唐縣其故國也有水出於常山之西北曰唐水東合於祈水以是徵之葢堯生於此始受封焉其母班落葬之於此及其為帝則都平陽國家不以為命祀帝王不躬親致享國人與居人不忘其德歷數千百年猶能指示其處廟而享之則其德在人之深者可見也永平故中山屬縣金源氏升為州曰完令隸順天道歲甲辰監州事蕭侯顒以堯城之廟久廢乃令進士董仲方規故基復為立廟并督其役朞年廟成侯率州文武及

其故老落而享之經俟之門下士也請碑其事故援李唐張謂虞帝廟例題曰唐帝廟而不名且賛帝德而為之詩庶幾居人識虞載之遺音知為陶唐氏之民焉其詩曰

伊祈蒼蒼唐水湯湯神母之邦是降生陶唐曰帝之鄉帝德是昌纂于有皇唐哉皇哉帝道光哉乃聖乃神於戲前王其能忘哉載葺茅茨載築土階尊酒簋貳曰烝嘗哉享于有成曰馨香哉曰雨曰暘帝德惟常哉民無

殃哉神豈無方哉

廉將軍廟碑

將軍名頗趙之良將也當秦人虎吞諸侯趙獨雄山東援韓魏敵燕齊故秦特忌趙屢加兵邯鄲欲斷山東根柢趙用將軍及上大夫相如秦人畏焉趙重而山東安一旦被譖秦殺趙括抗降卒四十萬秦遂壓趙韓魏燕齊皆事秦將軍乃去趙卒于楚今順天之清苑趙之北邊也西北隅十里而近雞水泛出別為流澮有石梁焉

謂之廉梁梁之北有廟在汭之曲初河南亡經自蒲適保往來其間見其遺址沒於荆棘以為荒祠畧而不問一日忽為新廟簫鼓闐溢因問之其人曰趙將廉頗葬於此古有廟焉廟之北有墓存焉則梁以姓名廟以爵稱也初將軍以讒去趙適魏趙遣使召之故為健啖以示可用復廢於讒楚人知趙不用迎以為將戰不勝將軍思用趙人落莫而卒今墓於是豈將軍終不忘趙楚人歸之而葬於是耶豈將軍與趙奢自雄北邊有功於

民而將軍獨沒於異域邊人思之為虛墓而廟祀於是

耶然將軍以一人為趙之安危在趙而秦卻去趙而秦

肆非止一將亦豪傑之士仲連之儔也觀其勇於為義

折節以下相如負荆詣門而謝罪烈烈風度千古不渝

宜其英靈在天死而為神廟而世祀也廟之獲成本於

權帥府事㐲侯終之者其隣並居民也乃書其事俾刻

諸石作楚歌以刺譏告諸神云

黄榆落兮刀滿霜朝中山兮墓光狼甲萬騎兮血染裳

一夕絕漠兮禽代之王趙有人兮主父為不亡將軍虎步兮國無與强秦人閉關兮弗敢望高壘堅壁以作氣兮期一鼓而奮以驤老寇而壯吾兮中權之良孰知君之信讒兮括為騎劫而貞可傷士卒何辜兮坑死于降趙豈能國兮折棟而壞梁彼譖人兮尚畢翕而箕張猶為頓米肉而示可用兮冀其君之不忘竟不召而去兮卷甲兔胄而彷徨客死而莫之歸兮孰為墓于廉之梁魂兮來歸兮將軍之故鄉御李光兮露瓜香斟糯醑兮

傾酪漿鼓相如之瑟兮歌慨慷邯鄲無人兮叢臺荒郭開野馬兮祗何方

漢義勇武安王廟碑

高光以仁義得天下而桓靈失之一時豪傑莫不欲代漢受命比迹高光而祗事於詐力智計土地甲兵獨昭烈帝始終守一仁武安王始終守一義盡心於復漢無心於代漢漢統卒歸之袁氏徒為僭偽曹氏徒為篡竊孫氏徒為偏霸竟不能以有漢初王及車騎將軍飛與

昭烈爲友約爲兄弟死生一之及昭烈取益州留王鎮荆州獨當一面將角鏖操昭烈進取漢中王威震許洛幾復漢矣不幸而操權合謀以圖王王死而曹氏簒昭烈與飛出師伐權以誅讐飛死而帝崩始則王與飛以死事昭烈終則昭烈與飛以死報王嗚呼仁之至義之盡也王諱羽字雲長姓關氏解梁人起義於涿郡戰爭於徐兖犇走於兾豫立功於江淮而殁於荆楚其英靈義烈遍天下故所在廟祀福善禍惡神威赫然人咸畏

而敬之而燕趙荆楚為尤篤郡國州縣鄉邑閭井皆有廟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則大為祈賽整仗盛儀旌甲旗鼓長刀赤驥儼如王生千載之下景仰嚮慕而猶若是况漢季之遺民乎天假之年誅操復漢有餘地矣容偽醜正實繁有徒嗚呼哀哉順天當燕趙之衝而府中之廟二皆庳俯墊偪不稱王之威靈歲丁酉權帥府事兖德於雞水南湖之右創為新廟耽耽奕奕神居巍然初為廟貌並昭烈皇帝車騎將軍及王為

三萬戶張公來享于廟退謂德曰廟無二主尊無二上君臣同祀而王侍側如昔享覲不專非制也遂議别為昭烈皇帝廟而王始正南面之位焉己酉秋大享禮畢請碑其事故推本君臣之義以昭不朽仍作詩以侑神其詩曰

漢季草澤生英雄王自蒲坂來山東結交四海皆兒童燕南壯士忽相逢義氣許與開心胷樓桑五丈即沛豐破屋半夜噴長虹指天誓日除奸兇萬折不易以死從

瞰如雨虎夾一龍風雷盪天漢火紅誰知京都遽蕪空
盡為曹氏妖狐蹤忽爾陷賊當天窮躍馬斬將萬衆中
佚印賜金還自封横刀拜書去曹公千古凜凜國士風
跨有荊益事戰攻直指許洛期一戎操如喘鼠謀避鋒
權如鴟梟示豕恭肘腋搶襲有吕蒙遂令大業弗克終
飛死帝崩永安宫三人在天義烈同惟王神威地天通
血食廟祀仍軍容操骨已朽王爵隆操鬼不食王禮崇
作詩頌王興義功願如東坡贊孔融

四賢祠碑

四賢者何燕賢臣郭隗樂毅劇辛鄒衍也辛亥之秋過督亢至易水挍文酌酒弔太子丹聞水汭有祠國士劉鑾所塑技極精巧不知為何神遂往觀之四像皆南面列坐一王者拱其側衣冠極古殆皆周制問諸守祠大人言祠故有榜曰四賢不知為何代之賢契丹時有題曰樂將軍者亦不知孰為樂將軍也某乃大悟其列坐曰郭隗樂毅劇辛鄒衍拱而侍其側者燕昭王也因為

叙其事曰按北燕周文王子召公奭所封至王噲效舜禹事推國于其相子之燕遂大亂齊人伐燕入其國都遷其重器虜其民人幾亡其國齊師退國人立故太子平是為昭王王思得賢臣以雪國恥乃築宮師事郭隗以招徠四方賢士於是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遂以樂毅為上將軍幷將秦趙韓魏之師以伐齊下齊七十餘城入臨淄歸大吕反故鼎徙汶篁祀桓公管仲示之以禮不拔莒即墨示之以義燕幾於霸當

是之時儀秦方以喘吻傾軋孫吳方以詐力爭奪孰知春秋復讐之義以仁義為王者之師哉而燕天下莫弱也齊天下莫强也孰知夫仁義之兵能以弱勝强哉獨孟軻告宣王於前樂毅佐昭王於後天下始知仁義之無敵燕有國以來七百餘年矣世服事於齊晉令乃一戰勝齊而以秦晉為屬遂雄七諸侯又知用賢之功有如是者易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昭王有焉其後樂毅父子大顯於燕趙俱為封

君郭隗之事不復見劇辛事業亞於樂毅鄒衍又能著書以明律吕之本及終始五德之運漢以來大行於世嗚呼以昭王之禮賢四賢之不負昭王君臣之義師表百世世祀於燕宜哉遂作思賢之詩以遺易州守郭公俾刻諸石仍大署四賢字俾牓諸祠以識之其詩曰

督亢之坡易水之滸臺平樹古昔賢何許有祠遥遥塵闇香銷廟貌肅然想見燕昭臣乃嚮明君猶北面敬賢若茲豈惟一戰仁義之師幾及三王世言管樂於仲有

光當時九九令何足數不用如鼠用之如虎冀北多馬材皆日千世無燕王斷鞭不前人有黄金裝飾子女士皆餓死可憐黄土燕國之金盡在一臺宜乎諸賢莫遠具來為告邦人勿之其祀庶幾永世賤金貴士爰想燕丹乃用荆卿不得秦城遂傾燕城君臣道合千古是仰師臣者王視此遺像

羑里周文王廟碑

相之南屬邑曰湯陰去朝歌五十里而遠故殷紂畿内

地也湯陰之北道右有古城圮復之餘猶峻絶屹然以其隘小而逼故土實其中幾與堞平乃紂拘文王羑里之庫也前有文王廟祇存數楹一碑斷碎不可讀然過者望望必披荆棘拜謁咨嗟而去莫不尤紂之兇閔聖之厄於是屬諸相臺總管蕭侯使新其廟以勗斯民善善惡惡之心重為序其事曰昔有殷既錯天命受熹毒逞戾殺九侯醢鄂侯西伯聞而竊嘆怒而拘之羑里西北乃推天命重卦觀象繫辭設戒恭畏警省益篤臣節

七年諸侯皆從之因受始歸之於是天下不直受而共起亡殷嗚呼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不貳七年拘繫畏罪自責而不校以憂患作易反身修德而不怠此文王之所以聖也或謂文王在羑里使閎夭泰顛等以賂悅受而獲免及受命稱王者皆妄說也若然則其於天下有意於得失非所以為聖也韓文公作拘幽操謂為小臣畏罪兮天王聖明可謂知聖人之心矣銘曰業業艮土兮至今崔嵬適以彰聖德兮驅天下之歸易

之乡戒辭兮憂世之衰而繩已之違不入于朝歌兮吁嗟乎羑里之祠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廟其可不新兮

齊太公廟碑

齊有兩太公姜姓四嶽之後國于吕遂以國氏太公其後也當殷帝乙及紂虐亂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釣于渭濵以俟天下之清西伯畋而遇之載與俱歸使佐理其國時年已八十矣武王即位尊為尚父而師事之稱師尚父遂并將八百諸侯之師誅紂救民周有天下遂

為太師而封之齊五侯九伯得專征伐而在周召之右及薨葬於周子丁公伋嗣復相成康五世皆葬於周齊以其始受封之君稱為太公廟為始祖而世祀之至桓公為五霸首尊周抑楚王室賴以復存是為姜齊之太公當陳禦寇之亂公子完奔齊其後為田氏又以國氏稱陳至田常專齊周安王命常之孫和為諸侯滅姜齊而代之及卒亦稱太公至威王僭號稱王後為秦所滅是為田齊之太公齊人以姜齊有大功於天下故不祀

太公和而特祀周太師太公由漢迄唐廟享於故齊都臨淄以故姜齊祖廟尚不絶唐開元間又特立太公廟于京師以名將留侯等十人為十哲配享其後又進爵為武成王號為武廟禮秩與孔子廟同宋金以來遂為大典金亡而臨淄之廟廢今大行臺李公總統山東淮南道開府于益都東海西河穆陵無棣四履盡在統内遂於臨淄復立姜齊太公廟請碑其事為之論次云夫太公聖人也其相武王伐紂救民亦一伊尹也詩曰維

師尚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特言其功烈之美而不言其所以聖至武王既受命進丹書謂敬勝怠者昌怠勝敬者亡乃見其所以聖者其言舉於緝熙敬止敬之敬之天惟顯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等共為周家心傳家法以受天命而維王統同夫堯舜之允執厥中惟精惟一兢業之道聖之事也故孟子謂若文王則聞而知之太公則見而知之知之者何知堯舜禹湯所傳之道也知堯舜

禹湯所傳之道而為文武師臣非聖而何後世兵家者流乃以六韜書為太公作皆陰謀狙詐功利之說謂以是佐周取殷而埒於孫吳嗚呼豈知太公者哉後世又推為武臣之首而與起翦並以一將待聖人則又誣太公甚矣武成之號公有所不受也故不書繫之詩載揚公之所以聖以侑神云

渢渢乎大哉齊之風乎表東海者其太公乎顯與西土而國之東乎不顯惟德祇稱其功乎敬勝乎怠神道之

充乎心存不忘堯舜之中乎乃武乃文聖德之同乎於乎不能忘三代之隆乎

涿郡漢昭烈皇帝廟碑

王統繫於天命天命繫於人心人心之去就即天命之絶續統體存亡於是乎在觀漢氏之三起三滅民到於今稱之廟食血祀於興王之地越千歲而不忘者可見也夫有仁民之誠心上通於天而下固結於民雖欲舍之而去天與民弗舍焉不篤於仁不誠其心一以暴戾

詭偽驅民而力爭之自以其民為已有而民視之為已
讐縱一時或得則必失之昔秦之暴甚矣高帝寬仁愛
人聖度豁如而得人心留侯自留從之以為天授義帝
諸將推為長者使之入關除殘約法秦父老爭持牛酒
惟恐不王雖避楚王漢天與民弗舍卒一天下受天命
纂承三代之統莽之偽甚矣光武仁厚英明推赤心置
人腹中而得人心鄧禹仗策而求見耿弇倡義而來歸
馬援以為帝王自有真遂留而不去雖避更始留河朔

天與民弗舍卒復漢祚而大一統操之暴則如秦而其僞則甚於莽復有項籍韓彭之智力盜有漢祚陰畀之丕假然自以為無漢矣昭烈以遐胄遺孤有大志尚義烈與人誠盡堅忍自强一時推為英雄尤得人心關侯張飛熊虎之將恩同骨肉諸葛孔明伊吕之佐而為之用雖逼于操忌于權奔走于二袁身無所歸而所在民輒歸之尤篤於君臣之契顛沛之際信義愈明掃境以復關羽之讐身死而無憾遺命孔明謂孺子不可輔則

自取至於不負劉荆州哭墓而去當陽長坂不忍棄民
勸於座襲劉琮以為當與操如水火及其屬纉自謂德
薄皆古之賢王所難能高光之所無有故曹氏雖據中
夏秖為僭偽天命王統卒在昭烈嗚呼高帝光武昭烈
三君傳一誠心歸之於仁作漢命脈以為統體維繫中
國始則造漢中則復漢終則存漢幾五百年涵浸深浹
固結民心至今不忘在所廟祀秦楚莽操之後卒皆無
聞仁與暴誠與偽之徵昭昭矣沛豐邑之高帝南陽之

光武涿郡之昭烈皆為帝里故其廟祀尤甚涿故燕國也古多豪傑之士歌謠慷慨借交報仇遺風尚存每言曹魏篡漢之事莫不欷歔流涕想見昭烈君臣父子之際仁厚灑落藹然三代之風故其祠下拜謁而致奠者朝夕不絕其歲時祀事合沓走集不遠千里指示樓桑故居彷徨不忍去故其神靈赫奕又有盛於沛豐南陽焉廟在涿郡南十里而近自隋唐五季遼金以來皆即故居代為增葺其正殿當中山靖王之後昭烈之諸父

祖墳園其神室則昭烈像設衮冕南向其佐命將相則列於兩廡左則諸葛亮龎統法正許靖右則關羽張飛趙雲馬超位序崇敞有法制焉廟又有碑金翰林應奉王庭筠詞推明昭烈之志論議文采近世所無然猶題為先主名號有未正焉按春秋左氏傳稱先主者大夫稱其先大夫之辭生則稱主沒則稱先主非帝王之號也魏晉私計以昭烈父子為僭偽故稱蜀不稱漢以昭烈為先主安樂為後主至陳壽作國志即以漢統與魏

使昭烈父子與劉璋共為蜀志其後著書者皆以魏為正統惟宋司馬光更蜀為漢初曰漢中王即位曰漢主崩則曰漢主殂追稱則曰漢昭烈帝而亦不以正統歸之至建安朱熹始奪黄初之統以章武繼漢漢亡始為魏夫高帝以寛仁得人心開漢統光武以謹厚得人心復漢統昭烈以信義得人心存漢統故魏篡漢之始昭烈以為天下不可遂無漢傳序在已故即漢中王位及魏遂代漢廢漢帝而幽之乃即皇帝位于武擔之南正

名定分聲罪致討及崩而畀之孔明使復漢卒事其中興功烈雖不逮光武其出師誅讐篡承高帝之志揭示漢家神靈震疎姦偽若天假之年必拓定中原如建武之際矣且與光武皆漢子孫豈容神器之他歸而獨不與其統稱大夫之稱乎或者又以為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比又從而為之辭者也後世之致疑未若孔明之傳信初昭烈見孔明即曰今漢室頽傾姦臣竊命孤不度

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即以復漢自任孔明即曰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天下又曰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為帝胄使興漢室當是之時莫不以昭烈為漢帝曹氏為漢賊豈至於後世而欲以一己之私反之哉故為推本漢氏家法心傳統體所在正其名號曰漢昭烈皇帝牓其殿而碑諸廟再歌義烈系之以詩詞曰

高祖造漢拯民塗炭世祖戡難民適思漢兩都二祖垂四百年昭烈之興死灰復然難於二祖百折不沮倉皇

奔走衆纔一旅豈弟仁厚民心是歸必得國士乃可有為既挾熊虎復起臥龍電掃漢南雷震江東蹙操脱吳據有梁益遂取漢中興王立國高皇之起始實在此拓定中原貽于孫子漢賊不並顧豈偏安丕豈其敵誅讐弗難天不假年僨軍崩殂不能致討還于舊都顧命孔明伊周之事不私其子天下大計琅琅格言勗以為善三代君臣乃今復見宗臣流涕效死出師游魂伥鬼折敗不支崦嵫返照有光屬天既絶之統復一再傳三君

一仁三起三滅廟食帝里至今不絶燕山之陽涿水湯湯篤生異人復一高光杜鵑不來桑猶在寢刻詩廟門萬世是諗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廟碑

以天下自任佐王而行道濟時伊尹也以天下自任無王而不能行道濟時孟軻也以天下自任佐王行道不能盡濟斯民不盡其用諸葛孔明也伊尹之佐王而行道孟軻之無王而道不行皆判一定無復於憾至於孔

明以王佐全才立政於區區庸蜀不能疆理天下完漢故物制禮作樂比隆三代以節制之師祇平雍闓禽孟獲識王雙斃張郃不能汛掃中原討魏黜吳翦操虜懿方雜耕固壘敦信明義張漢天聲信九伐之法而遽隕星嘔血與道而不與命與之才而不盡其用是以有志之士莫不痛哭流涕而致惜焉嗚呼唐虞三代之盛孔子歎其才難而僅稱九人至孟子則又獨與伊尹一人為聖之任何哉蓋士不能自重則不能任重不能輕天

下則不能有天下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不以道義繫馬千駟禄之天下不顧三聘而起遂任天下之重一夫不獲若撻于市放夏桀廢太甲一以天下為計己獨任其責故為聖之任也孟子爲稱道則亦已之志也當其時中國無王有王者起則必為伊尹之事行道以救天下故每自謂天未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若齊能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以齊王猶反手也又謂萬鍾於我何加焉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乃為大丈夫則亦伊尹之儔也故伊尹而下以天下自任者孟子一人漢室傾頹羣雄競起天下之士莫不徼倖功利反復於智數詐力汲汲以爭天下獨孔明高卧南陽抱膝長吟視天下不足為躬耕隴畝若將終身焉則亦伊尹耕莘之志也及昭烈三往知其仁誠敬讓可以有為遂起而委質焉則亦伊尹幡然而改也既從昭烈慨然以興復漢室為己任及永安顧命則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繼之以死則

亦伊尹佐太甲之事也至於内治既修將以外攘以圖報効臨發上疏精忠懇盡藹然三代君臣復見伊訓太甲之書其將兵薄伐出入巖阻一以節制不為浪戰申明賞罰開布公道不規近利恢張遠圖秦漢而下復見王者之師其駐兵五丈原懿終不敢出則已定勝至其臨沒懿按視營壘亦歎服以為天下奇才則孟子以來以天下自任者又祇一人耳論者乃以為自比管樂蕭曹亞匹將畧非所長又謂不當復漢不可以詐力雜仁

義去中原入巴蜀非其地當如陳平用金間魏君臣或者又以魏為正統而書伐罪之師為入寇嗟乎孔明其可若是班乎乃以是奇孔明而又以是責之乎豈真知孔明者哉初昭烈即漢中王位以孔明為軍師將軍及繼漢即帝位遂以為丞相安樂公即位封武鄉侯領益州牧及薨謚曰忠武魏晉以來既以昭烈為蜀先主乃書孔明為蜀相至於杜甫甄別題評號為精當亦仍蜀相之名今既正昭烈之號而碑之涿郡樓桑之廟復正

孔明位號曰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則君臣統體皆得其正推本論著碑之配享之廟庭作歌以悲其志云

季末汩於功利兮咸跋蹶以顛躋苟無益於己兮則並其民而棄之士氣日畀兮任天下之重者其誰莫不欲臣其臣而莫予違兮孰能以臣而為師莫不患失而欲得其君順而弗違兮而甘妾婦之為治弗逮於古昔兮皆苟且而詭隨漢室傾於桓靈兮薄崦嵫而日益阽危姦渠偽魁羣起兮閧為力爭而竊窺或豺貘以肆毒兮

或狐鬼而誣欺不以為羞而助桀兮自以為是而不知
其非獨之人高卧而不起兮若太山之四維雖不足以
有為兮胡洪涊以自脂王室乃有遐孤兮逼無所容而
民莫知歸三往乃見而益之以恭兮沛然龍起而夾之
以飛以復漢自任兮吐胷中之竒君臣之契灑落兮相
與撥亂而興衰顧命而托國與子兮涕泣而以死繼之
伏義而討賊兮雜耕掖堵而軍無私反正而抉偽兮還
舊都而有期巍然聖之任兮將越孟而配伊天不假年

兮忽隕星而反旗志士莫不痛惜兮至今以為悲嗚呼
噫嘻使侯不死兮禮樂其可興三代其庶幾兮不侯之
知兮侯其可幾有格天之才兮以造命有佐王之畧兮
以濟衆有不可奪之節兮以輔政有不可窮之智兮以
應變有必信而不可屈之義兮以誅仇而匡時成敗利
鈍畀之天兮一不動於中而死生以之處世而磊磊軒
天地兮其道淳曜而無疵俾萬世之敬仰兮視此麗牲
之碑

陵川集卷三十三

陵川集卷三十四

元　郝經　撰

碑文

漢高士管幼安碑

東漢中興二百有餘年處士之盛卓冠前古其整領清議激揚頽波振起末俗以衛宗社固自有力而其疾惡荏釁激怒召亂隆譽颷欻虛聲扇盪與宦戚相軋而卒

成黨錮摶國共僨亦皆自夫處士獨建武之初會稽嚴子陵抗志絶俗遠引長往不為漢之三公激成一代風節建安之末北海管幼安離羣高蹈肥遯居貞不為魏之三公以全一代名義得處士之道者惟茲二人然而君子當出而處則失義當處而出則違道子陵之不事莽得其處矣有君如光武而亦不事當見而飛乃潛以遯高則高矣於義未盡也幼安生於桓靈之際出於黨錮之餘董呂袁曹閧起亡漢而社稷卒為操有欺遺孤

殺母后賊義士動以詔旨行事而終身不受禪代則其姦有甚於莽其共為篡竊委質而成事者皆患失無恥不顧名節之人當是之時處而不出可也不受其三公可也故東漢處士雖盛節高而道全者惟先生一人焉先生名寧姓管氏避亂適海外公孫氏亦僭擬王者又偏方一操故和順道德玩味經術格之以誠卒免於禍魏既篡以太尉徵不就正始二年卒天下莫不高之迄今千有餘歲邦人慕其德化代為祠宇歲時致享禮為

先師乃叙其事書為漢高士作詩以歌詠遺風俾刻之
石云其詩曰
漢鼎破碎天地閉處士一網無噍類妖狐垂涎猛虎噬
失身便為賊睥睨噎喝不敢伸大義少見圭芒即賈忌
文舉德祖競棄市荀令倉皇亦自斃中原殆無置足地
惟有海外可避世先生振纓從此逝箕子之貞固當繼
遠害全身最得計醫無閭高有餘翠鴨綠江深涵海際
濯足歸來儘和氣紗帽無塵風滿袂東夷尚仁心簡易

土俗厚敬篤無僞遷善從化日純粹華歆見金節自㢸破壁殺后脅漢帝當時割席絕交契更著三公重相𥿄回視諸人等兒戲滿朝不識司馬懿吾敢與人家國事從渠九遷還四至禮樂詩書是吾志孤蹤遥遥謝權勢蠖屈龍潛當未濟民未忘德猶世祀遼海千年漢高士

漢義士田疇碑

燕趙控帶朔漠土風雄質其服義尚氣借交報仇奮不顧死振古以然當漢之季得義士一人曰田疇方董卓

廢立豪傑並起莫不欲盜漢以為已有獨賢宗子虞收幽州不受山東尊號誓清國恥而天子蒙塵君臣道絕乃令疇奉章奔問官守比歸而虞為公孫瓚所殺疇乃哭墓而去糾合宗黨掃地而盟期於誅瓚無何瓚為袁紹所滅而紹亦終不勤王陰懷異志尋為曹操所并遂謀篡代於是袁曹等為一瓚故躬耕不出民夷義之漸成都邑以烏桓屢殺鄉州冠蓋故假操以誅蹋頓操欲以五百戶封為亭侯辭不受終身不仕魏世而卒邈乎

高哉古之義士無以尚已嘗謂豫讓荆軻亦燕趙之豪其感慨許與固有烈士之風然中懷譎計并命于數寸匕首不免為一刺客如疇之卓犖數千里間關寇敵不隕君命以未反報臣主在難竟不拜官斥責去瓚而瓚不敢害歸於無終撫和民夷約法立制其志不止誅瓚欲將率燕趙義士并討袁曹興復漢室不幸而遂為操有故終不臣操仕魏其義烈矯矯非豫讓諸人所能及也嗚呼漢室傾頹姦臣倚疊惟劉公虞以幽州死漢昭

烈及關羽張飛起義於涿郡以復漢管寧隱遼海田疇
邑無終終身不仕魏以存漢志節高天下忠義動千古
者惟玆六人皆自夫燕趙古今所稱殆不誣矣宜其沒
而為神各食其土也歲戊午經及易州總管何侯世麟
越易京登黄金臺瞰臨督亢慷慨懐古因論燕趙義士
以疇為首侯謂君欲誅公孫瓚而未卒志此瓚死所也
君之靈豈不烈烈于是乎吾欲祠而祭之以表君義可
乎經曰可哉遂祠于易水之上經為碑其事題曰漢義

士作歌以明君之志云歌曰

君在難兮時多艱士有志兮事無難躍馬去兮踰關山明月皎皎兮照刀環奉章遑遑兮入長安見天子兮覲天顏未報命兮不受官臣節達兮壯士還主君死逆兮血未乾苦淚徹泉兮骨已寒糾宗盟兮戮兇殘倒渤海兮推燕山誰知復有數賊兮瓚已死而操尤姦天下已無漢兮吾何以立於世間復何面目以見燕趙之士兮當蹈海而尸狂瀾彼荆卿兮尚不負於燕丹吾寧負劉

幽州兮俛首以事曹瞞死為漢士兮躬耕以盤桓嗚呼
君之義烈兮高薄乎雲之端應與傅說兮跨箕尾而凌
高寒永為燕之神靈兮俾萬世其仰觀酒滿樽兮殽滿
盤挹靈氛兮佩幽蘭我欲從君兮不可攀魂兮來歸兮
天漫漫吁嗟不可得兮摧心肝

殷烈祖廟碑

大河之陽有廟曰湯王絕去老岸深入故道瞰臨中潭
葢以王伐夏救民光有天下旱乾而無水溢故廟于是

假其神靈以禦河伯懷襄悍猛之患不知其幾千百年稽天之浸漸入地中迆迆南却遠廟數里益出腴田貽我來粒歲則大穰於是邦人益知有相之道庇神之休咸來祈賽禮戚先稷焉歲戊午詔以懷河陽為令上湯沐邑於是經在藩府得賜第懷賜田河陽河陽吏以田籍進疆畛之中有店曰楊子楊子之東廟曰湯王即此廟也廟前有水曰溴音泒乃晉溴梁水也盡在賜田内郝氏之先系出有殷帝乙之支子令啟南陽之田而得烈

祖成湯之廟焉衮門敝族而遇其祖宣將令繼緒不忘乎時河陽進士苟宗道從余學其家故為大姓在廟之側桑梓阡陌與賜田接乃命其弟宗禮規廟周之地廓其神宇令河陽守置戸衛護仍為崇飾象設增伊尹仲虺二相之像以一神德按祭法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王拯民于水火之中可謂禦大菑矣廟于河而河不溢可謂能捍大患矣其世祀也宜哉夫上世帝王皆以名稱宓犧神農皆是也至堯舜之世始有祖

宗之號曰太祖神宗至夏后之世則以禹為皇祖殷之世以湯為烈祖其後嗣王亦各有號曰中宗高宗然於簡策則皆以名稱於廟則特以號舉尊之也今旣廟矣而以名稱非制也故更曰殷烈祖廟作頌以畀田畯俾歲時歌舞以燕神云

惟帝降格先天啟土湯聖不違應天篤祜夏惡盈貫我伐是舉枿彼三蘗震厥皇武挈民請命脫之砧斧濟以寛仁瀹其瘡痏建中立極道繼堯禹盛德世享于何方

所伊佡斯廟在河之滸民猶戴德萬世一雨慝厲不作
重為呵禦河水洋洋莫余敢侮沃壤每每安流順去孰
敢仇餉共饁南畝孰敢不祀競藝稷黍民以有年神不
乏主彛麥如雲際神之尸菽粟如陵隠神之宇民飽而
嬉燕厥父母奉盛以薦潔登冪俎乃麗白牡乃酌清酤
報本反始在昔自古黃髮婆娑望神屢舞奏鼓坎坎衎
我烈祖玄鳥于飛集于河渠迎神語語曰湯是常小子
作頌于以歌商載祀百千神其樂康於乎成湯不亡

新野光武皇帝廟碑

繼秦以楚而無高帝則中國不能復繼莽以操而無光武則漢統不能纂承三代天下後世不知用儒為學之有益治道而德於斯民殘陋蕪穢荼毒究轉不復見先王風化之美矣高帝平秦滅楚恢拓綱維帝有中國垂統二百年光武復汛掃偽妄振踣植僨以帝王之學潤色皇度賁若草木復垂統二百年粲然二帝三王之治郁郁乎文繼周而傳萬世高帝平亂開建大業光武中

興身致太平號稱二祖其有功於中國則一也自成康而下帝王始不務學陵夷至於東周漸不用儒而中國不復有先王之治至秦而埽滅除剷專習法律一以殺人為務漢興將相皆刀筆軍功文景之治本于黄老申韓孝武雖號稱隆儒相公孫弘而擯董仲舒轅固申生汲黯老死於下國相如枚臯待從文賦畜以俳優宣帝厲精為治綜核名實不喜於儒謂漢家制度雜于霸王元帝好儒昧于識斷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卒殺蕭望之

而不悟故西漢制度陋于三代帝王不學嘗於大道卒為孔光張禹所誤而欺于王氏光武起自諸生以謹厚稱正大之學藴為真勇昆陽一戰破尋邑百萬直壯之師遂興漢室風雲感會鄧馮寇馬皆稱儒將左提右挈底寧方夏既即位則進卓茂登宋弘用孝廉為郎保全功臣不責以吏事講論經理夜分乃寐閉玉關謝西域不勤遠畧推誠御物不尚狙詐躬幸太學修明禮樂優禮嚴光激成風節始充高帝祠孔子說詩書之規摹緝

熙文武成康帝王之學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横經問道期門羽林之士通經問學有濟濟洋洋之盛於是大儒輩出維持鼎命袁楊李杜屹然效節終我四百作成政治保佑民命風化之美同於先王則其功又有大於高帝者焉且自昔中興之主若夏少康周宣王特一時復國不失舊物其功烈未有盛于夏后文武者也而宣王之治又不克終光武之興條理文獻遂軼西京幾於三代篤實輝光基命以德温純縝密服天下以柔道雖則

中興同夫創業傳序十二德威惟畏使曹操終身染指垂涎而不敢草命昭烈父子崎嶇艱阻猶天命人歸復漢討罪者終曹氏之世幾五十年又非少康宣王之得比也文德軼於高帝中興功烈邈古所無於乎盛哉初帝與其兄齊武王起兵舂陵討莽乘牛而殺新野尉奪馬以戰其後廟于新野歷代祀之歲己未經奉命宣撫江淮乃登昆陽故城顧瞻舂陵鬱葱之氣浮動草木英靈髣髴猶可想像又不能自已推本論著繫之以頌畀

鄧州道總管萬戸史公勒碑于廟垂示不朽足厭景聖之心焉頌曰

於鑠漢業如火烈烈滅之水兮偽魁懷姦投隙抵間肆狐鬼兮高廟有靈翦除棘荊豈遂圯兮白河赤龍羣飛天紅有孫子兮昆陽一戰長驅百萬天復啟兮羮梟磔魅糞汚抶穢瀹靈泟兮百泰幾萃撐裂天壤復闋起兮雷鼓彗鋒掮靡羣雄盡寧救兮帝有聖學沈幾先覺繼文軌兮投戈講藝夜兮乃寐究經理兮以熙帝載比隆

三代風化美兮享國永久德懷九有殆三紀兮身為武湯治復成康孰可比兮廟食世祀代無廢事貴帝里兮于高有光民猶不忘載揚頌章刻示茫茫漢德無疆兮

周子祠堂碑

道之統一其傳有二焉尊而王其統在位則其位傳化而聖其統在心則以心傳位傳者人人得之故常有在不忘心傳者非其人則不可得是以或絶或續不得而常也三代而上聖王在位則道以位傳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是已三代而下聖人無位則道以心傳孔子顔曾子思孟子是已周室東亡秦人西并祗一王位屹為爭奪之具得之者非血戰之豪傑則推刃之子孫其心則蠱于佛老散于辭章弊于法律督于功利壊于智數聖人不作强有力者挈位而不置不復傳道而道統泰矣千有餘年之間學士大夫致志用力掇拾殘斷崎嶇章句不為不勤其獨造自得力探特悟以道自任者如揚王韓歐絶無僅有雖競于一時而其學不復傳是以終

不能永聖人之統續而復絶也剝食糜爛之餘僨踣撐裂之極獲聖人之心紉緝道緒傳諸其徒益久益彰者有宋舂陵周子而已其學不知其所自不事章句不工文辭不務決科沛然一致諸道躋躡孔孟之後瞰視羲文之前揭振本根浚泐土苴範圍天地窮神知化盡性至命創爲太極一圖申明大易先後天之幾著通書數十章指陳聖學之極致發前聖之藴奥先儒之所未言爲道學宗傳心之統葢其欲慮靜盡極于精一篤于純

誠遂造高明乃能如是故太史黄庭堅稱其為人如光風霽月其瑩絶洞徹猶可想象一傳而得程顥程頤張載再傳而得楊時游酢卒之集大成于朱熹泛瀾充滙洋溢旁薄君相服膺師儒鼓篋而學者遍天下六經語孟各為傳註性理象數各為論説正千載之訛復一貫之道既傳諸其徒又傳諸後世又傳諸外國迄今二百餘年莫不知義理之所在各為一太極反諸吾身各有一易使人人自致聖域而不以為難由漢以來未之有

也祠祀之禮盛於江左而未至于河朔今領中書相國楊公始嗜其學乃建太極書院於燕都立祠于院以祀周子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歲時釋菜尊為先師燕自安史之亂睽隔王化者將四五百年至於孔孟之祀亦將廢墜一旦祠祀道學宗師而以其徒配禮秩文采聳動幽朔尤近世所未有也嗚呼道統為不亡矣祠既成適經貳於公而徵銘焉遂序其事而為之銘周子諱敦頤字茂叔湖南道州人仕至虞部郎廣東提刑分

司南京卒于江州嘗築堂濂溪以自名故門人號為濂溪先生銘曰

析木之津上扶斗極周子有廟復一太極民不鄙夷會歸有則渺渺絶緒如絲伊緡聖遠弗續又從而棼祇揚其波不探其源縱尋斧斤自戕其本舍轍而車血手爆吻客氣賈勇莫不僨隕過高好竒誘于誕空看鳥應人自忘其躬不及與過皆失乎中聖心有端聖學有要無欲而一乃造其妙無極之真根柢兹道道有一極極盡

無餘轉斡化府推激神樞天地人物埏埴貯儲心死不傳乃載于書六經一易道統之集渠析山顛千載寥闃無為升堂更孰入室日下有日五星聚奎發原湖南派流江西肩顔踵孟傳心仲尼伊洛湯湯會為一水復生晦翁又一程子坦坦一道昭昭一理太極有圖通書有章遂令燕雲亦如荆揚嗚呼盛哉吾道之光

順天府孔子新廟碑

天不言之孔子孔子能言之天天垂象萬物本焉孔子

立德萬世師焉故天極其神孔子極其聖郊祀天廟祀孔子禮冠百神宜矣按漢史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則孔子之廟祀於戰國先秦尚矣至高帝始以帝王親祠焉於是孔子之道尊與天同由漢以來載在祀典以及于今自京師郡國州縣皆為立廟自天子大臣方伯守令師長皆師而祀之封爵為王象設南面被袞冕服登龍禮秩一如天子諸弟子爵為公侯各以服章配享禮秩一如諸侯敷天之下祀事之盛無與倫也夫人

之尊莫尊於帝神之尊莫尊于天帝王受命有天下郊祀之際則以其祖配天孫嘗禘則於廟然止一代一姓而已秦不祀周漢不祀秦魏不祀漢孔子無土不王未嘗受命以一儒者歷代祀之配天不已然後知道之尊有甚於位乃以萬世為土焉順天故清苑縣置於隋唐間為鄚州屬邑宋初置保塞軍以其趙氏之故家在焉故縣比豐沛升為州曰保國朝奄有中夏今萬戸張公柔自滿城建牙于保開斥土宇西盡常山東出瀛博南

踰滹池北買冢易自為一道統城三十仍兼河南諸道詔錫名曰順天開大帥府焉初州之廟學在保塞故堙之北及公開府則夾兩闤闠囂塵坌閧殆非清廟居神之所且文廟宜在文明之地在辰為巳遂於東南得爽塏地謀遷神居鳩工賦役殿廡一新講肄之舍庖藏之所游息之地以次具舉高廣其舊幾於倍蓰又為奎文樓于南鑿壁水于西歲戊午告成迎神于新廟仲春上丁釋奠以落之公之嗣子弘畧攝領帥府而祓服如諸

生尊禮先輩向學事師甚謹而文請于某以文其事某為之言曰觀於海者難為水游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以孔子而稱堯猶曰大哉蕩蕩乎無能名矧於以衆人而稱聖人哉且得聖人之道者則有顔淵氏傳聖人之道者則有子思氏述聖人之道者則有孟軻氏尊聖人之道者則有韓愈氏贊聖人之道者則有邵雍氏某何人也敢置言於聖人之前哉姑推本聖人之道所以配天而廟食之所自以序其事然非經之私言聖人之所

自道也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曰天之未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每以天自處故生則代天為言沒
則配天廟享堯仁如天孔子道如天昭布森列萬世一
天洋洋乎其上吁可畏也為之詩以歌詠聖人之門云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有開必先是生夫子金口木舌代
天為言六經垂世道同夫天皇帝王霸氣數是會集聖
而成所以為大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三綱五常所以為
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教為位以德為土彼天吾人

彼君吾師建極立心萬古是資天子北面廟食帝享泰山梁木萬世是仰燕趙之交保為之衛今同齊魯歸如新宫蹻蹻虎臣文武兼備顧視耽耽敢儒為戲小子作頌敬揚休風刻之廟門道在乎中

豐縣漢祖廟碑

惟天陰隲元命降監下土惟不嗜殺人能一天下聿志于仁者是與强有力者弗能奪弱且賤者弗能辭故秦楚之際大統卒集于漢太祖高皇帝在昔帝王受命若

舜若禹皆以大德大功相其君數十年天命人歸不得已而後授受弗與弗求弗征弗伐而天下泰定若湯若武皆積德累功數十世千有餘年天命人歸不得已而後征伐一戎一戰不復更舉而天下亦泰定得之如是之難定之如是之易至於漢祖則不然初無大德大功升聞丕顯亦未積德累功世修長發崛起阡陌之間裂裳斬竿奮挺大呼滅秦踣楚誅鉏豪傑即受天命而有天下然而四五年間大小數百戰稱帝之後叛者四起

夷傷呻吟始得粗定得之甚易而定之甚難者堯授舜舜授禹天下無難即以天下與人即受人之天下非有大德大功則不能有大德大功而有天下故不復有為恭己正南垂衣裳而天下治湯放桀武王伐紂夏有天下五百載而造難者一人殷有天下六百祀而造難者一人德澤在人賢聖之君六七作一旦暴君虐民啓難毒世非積德累功基圖鞏固仁義信於天下則不能遽起而革命既積德累功應天順人以濟一時之難而拯

民于水火故亦不復有為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垂拱而
天下治是以得之則難定之則易周自幽厲斬先王之
澤滅絶宗國平王東遷僅守虛器號令不出京畿侯甸
采衛撑裂王度霸者五起日以陵遲禮樂征伐專於諸
侯僭以大夫竊於陪臣帝王大統無所歸屬故赧王無
罪孽而西走秦人無功德而東并八百餘年遂折入秦
虞夏商周之世皆絶而焚燒詩書坑戮學士剷除先王
事首級行刻薄一以殺人為事於是陳吳首難而復事

殺人項羽殘暴而又事殺人秦人之殺未已而楚人之殺尤甚獨漢祖寛大長者仁而愛人聖度豁如知人善任聽納無我見幾成務故雖至賤至弱跌宕里舍不事生産不以功德稱無先世之積累而天命人歸有不得辭扶義而西五星聚井不殺秦降不居秦宫還軍灞上約法除苛固結人心即受天命是以得之如是之易然而六七百年殺戮之難積釁莅惡鍾為桀驁布滿天下不睥睨神器則仍欲分割河山故號令三墟非大汎掃

不能清夷遺黎之命無與迭續是以連戰劇鬬竆極智計始一海内而大先王之統故定之如是之難當是之時中國亡矣向無漢祖之寛仁收孼羣雄而帝之繼之以文景之恭儉孝武之恢拓孝宣之綜核光武之德業明章之問學垂統四百年傳世二十有四公恕利澤簡厚敦樸愛養元元補完瘡痍則一秦未已一秦復生亂靡有底矣漢祖之廟食世祀宜哉帝姓劉氏唐堯之後自秦徙于魏秦滅魏遷魏于豐今徐州豐縣是也故帝

爲沛豐邑中陽里人既有天下以爲湯沐邑其後即中陽里故居立廟歷代祀之廟之前後殿各一其前殿則高皇帝居中南向爲太祖以呂后薄后配于神室留文成侯張良爲佐命配享于右東向其後殿則太上皇帝居中南向爲始祖昭靈后配于神室其左則孝惠皇帝至孝平皇帝凡十有一帝以次西向其右則世祖光武皇帝至孝獻皇帝凡十有二帝以次東向皆衮冕黻珽登龍備章藻火尚赤仍有漢制代爲崇飾居民世守恪

恭寅畏尊尊親親如事父祖故其靈貺昭著草木有神
亂兵劇寇不敢樵采海內莫不為墟而廟獨歸然國朝
奄有區夏豐隸東平道大行臺嚴公忠濟置官監視給
戶灑掃有所廢缺輒為增賁故常煥若一新經營以為
漢祖非惟二漢之祖乃三代以來吾中國之祖也而史
臣妄引神怪侈大奇異遠探自出以為授受之符不足
以鋪張耿光蹈厲大烈故序其所以受命而帝者昇行
臺公使刻諸石昭示中國之民用揚漢休乃作頌焉詞

曰

漢承天統奄有四方生民有王中國不亡蠲除宂殘蘇完瘡瘍代虐以寛視民如傷虎氣龍文屬天有光為民請命師於咸陽釋縛受璽還軍灞上纔舉尊秦又突暴項推功弗有銷鑠倔彊曽不芥蔕宇宙在量蠖居梁漢潛構大象建壇授鉞有相有將縞素百萬討賊誅讐從天而下扼其襟喉遂宏三綱維繫九州人謀鬼謀轉圜如流蹪强踦頑究轉寛柔卒活斯民歸涼燠休海內

既平猶不稱帝既得弗名禩度尤異視彼汲汲夸徒兒戲天命人歸始踐大位圜鲁弗誅天下之義親祠聖人萬世之計大明賞罰讐封恩誅祖述湯武憲章唐虞制作禮樂稱説詩書興滅繼絶論功剖符盤石之宗匪秦之孤復見三代大哉規模傳世數十載祀數百七制之主鴻休麗澤至今稱漢炎炎赫赫廟食世祀中陽之宅小子作頌大書深刻民未忘漢式告罔極

留城留侯廟碑

帝王受命以濟斯民天必授之元聖使與勠力謂之佐命故成湯革夏則舉伊尹武王伐紂則用太公至於漢高帝奮起亡秦舉事之際與留侯遇于留留侯說以太公兵法則輒稱善謂爲天授卒滅秦僨楚而有天下高帝則比迹湯武留侯之功烈與伊呂並而後世莫及雖然留侯之事又有重且難者焉伊呂之佐湯武伐一桀誅一紂拯民一時之難底寧方夏而已留侯之佐高帝當王統綴旒七百餘年血流四海兵黷宇内旣爲宗國

復韓之讐又為天下復生民之讐又為高帝復君父之讐始則始皇為一桀而二世又生一桀既而陳吴六國項羽英彭又生數十桀皆乘機撫會顧盼嚬呻使之自鬬自斃卒以大義一天下不貪寵利納履而去非惟甚難而又獨高且夏殷之季中國未亡而秦楚之際已無中國者數百年矣一旦誅鋤滌盪舉二帝三王之綱大復讐之義以尊君父宏仁義接續中國之命脈使大漢為後世中國帝者之首嗚呼留侯之功大矣哉高帝既

定天下剖符封功臣使留侯自擇齊三萬户留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時而中臣願封留足矣乃封留侯留故沛國屬邑今徐州沛縣留城是也由漢以來廟祀不絕中統元年夏五月經持節使宋由泗舟行而留城在泗汭遂頓於廟下殿廡圮没荒基遺樹覆茅半椽香火蕭然有斷碑泐蝕駮不可讀是夕至徐徐邳道總管李侯某言先君嘗駐兵于留欲修文成侯廟而弗及今鳩工事材將卒先志

而行府適至敢丐文以揭侯之靈故諾其請推本論著以徵其成而系之詩曰

智貴乎幾用貴乎藏勇貴乎怯義貴乎彰天畀留侯握兹佐王功並伊吕中國不亡木運告衰僭侯𧨏民折并屠剳鍾惡于秦父肉未冷子血復新委積首級仇寃孰伸申韓鞅斯投稈下石起翦鶩恬剞吭斧脊共為倀鬼不顧宗國盡反先王孰能討賊壯哉子房獨為復讐蹈揚義烈憲章春秋折節進履遂興炎劉竆神知化揭仁

闡義範圍情狀縱横奇計不怒而笑徬徨辟易總在吾

術卒令漢帝猷壁燒棧借箸躡足兎起鶻落乾旋坤

覆雍容閒暇仇誅冤復紛紛幾秦坐使銷屈功成不居

翛然而往高風孤雲邈絶天壤偶來濟世不麗世網封

邑有廟宜乎世享

陵川集卷三十四